



為一年一度的大溪地舞蹈節所準備的頭飾。

▶ 夏威夷 夏威夷的南島特質 啟發習舞人生

ハワイのオーストロネシア気質
踊りを学ぶ人生のきっかけに

The Austronesian Characteristics of Hawaii Enkindle the
Life of Learning Dances

文・圖 | Kumu Walis 姑牧瓦歷斯

(美國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畢業・大溪地舞蹈教師)

我從小在九族文化村跟著爸媽賣手工藝品，因此對於原住民舞蹈文化耳濡目染。在國中，曾與班上原住民同學學習布農族以及鄒族舞蹈、歌謠，也參加許多演出。在高中時期，加入原住民青年活動社團，隨社團參與南投縣高中職原住民舞蹈比賽B組第一名。高中畢業後，決定到與台灣相似的夏威夷州留學，當初選擇到夏威夷的原因，是認為這裡有著和台灣相似的島嶼生活型態，以及值得學習的多元文化。雖然一踏上夏威夷的土地便感受到她的南島風情，讓我覺得來對地方了；但由於是高中畢業也不過是個十來歲的孩子，因此在語言上、生活適應上一開始有頗大的壓力。很幸運的是，我一到夏威夷就

認識了幾位同是台灣原住民的夏威夷大學留學生，課餘假日彼此的聚會讓我稍稍沖淡了思鄉的情緒。我一開始是在泛太平洋夏威夷學院學習基本課程，雖然功課很重，基於舞蹈的興趣，我還是抽空學習夏威夷原住民舞蹈，也就是通稱的呼啦舞（Hula）。

求學生涯 展開夢想的翅膀

在泛太平洋夏威夷學院兩年畢業後，我進入美國國立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因為本身是台灣原住民，我對於相關的文化課程特別熱衷，原本父母希望我大學畢業之後可以繼續直接念研究所。但是由於從小喜愛舞蹈，能在夏威夷本地接觸最真實的南島文化民俗舞蹈，





筆者所屬的Te Vai Ura Nui大溪地舞團。

實在令我深感興奮；從人類學系的學習中認識了南島舞蹈的文化內涵，讓我更加積極選修學校中夏威夷研究中心的課程，並投入參與舞團的練習。

在學習Hula舞以及大溪地舞期間我深刻體會到舞蹈除了視覺效果，內涵的傳承更是不可或缺，因為這才是舞蹈真正的精髓。隨著靈魂和身體節奏的合而為一，沈浸在領略文化的喜悅之中，是讓我感到最快樂的事情。於是我從原本繼續升學的计算，漸漸地開始有了做為一個專業舞者的想法。

夏威夷呼啦舞 vs. 大溪地草裙舞

Hula舞注重手部舞動，以手的動作來說故事，故事訴說著人情、世事和大自然的種種炫麗。而大溪地舞蹈則是注重律動，伴隨著鼓聲而搖擺身體，尤其是臀部。這兩種迥異卻又相似的舞蹈，是由同屬南島文化的兩個不同族群所發展出來的；兩者有著相似的歷史背景，她們皆被西方殖民者和傳教人士所禁止，因為統治者認為Hula舞和大溪地舞蹈太過嫵媚，堪稱犯罪。

Hula舞和大溪地舞被禁百年，但是，當時的夏威夷以及

大溪地原住民深知這樣的舞蹈是一種生命的傳承，是重要的文化寶藏，說什麼都不能放棄。在被禁止的時期還是冒險密傳，力求讓這把文化的薪火代代延續。時至近代，Hula舞蹈被夏威夷最後一位Kalaukua國王解禁，而大溪地舞則在1950年開始復興。復興後的第一個大溪地舞團叫做Pupu Heiva，團長Madeleine Moua是第一位在解禁後舉辦大溪地舞蹈比賽（Heiva I Tahiti）的人。

隨著我對於夏威夷以及大溪地舞蹈文化的越加瞭解，我認識到原來夏威夷人及大溪地



能在夏威夷本地接觸最真實的南島文化民俗舞蹈，讓從小喜愛舞蹈的我深感興奮；而經由人類學系認識的南島舞蹈文化內涵，使我更加積極選修學校中夏威夷研究中心的課程，並投入舞團的練習。





在夏威夷時，與大溪地舞團團員合影。

人透過舞蹈中訴說故事的方式，在他們文化被教會及殖民者禁止的年代，以肢體動作記錄並傳承了自己的神話、歷史與傳說。之前，我為Hula舞的柔美優雅舞姿，以及大溪地舞的動感狂野所吸引；如今對南島文化民俗舞蹈的認同不再只是因為喜歡舞動的美麗而跳，也因為整個傳統文化旺盛的生命力而感動。在地原住民堅持著自己的理想，在逆境中鞏固文化根基的韌性，讓同是身為南島原住民的我，感同身受地深深震撼。因為我明白眼睜睜看著屬於自己的文化漸漸消逝的無助，更能體會傳承文化需要多少心血、決心和勇氣。

接受師資訓練 教學理念就是Have Fun!

在夏威夷大學2年多，我持續不斷地學習Hula以及大溪地舞蹈，後來經由大溪地舞蹈老師的介紹，向本土的大溪地舞團Te Vai Ura Nui學習，進而隨著舞團一起參加夏威夷大溪地舞蹈比賽Heiva I Honolulu。2008年的Heiva I Honolulu，我與Te Vai Ura Nui同行參加，榮獲團體組第一名與最佳服裝獎。比賽過後，輾轉到另外一個舞團Ia Ora O Tahiti Nui繼續受訓練舞。

2009年9月，Vaiarii Mareva Anderson老師開創自己的舞蹈教室Te Ori Tahiti Here，且同意2位學生Tomoko Hanada與本人以「Te Ori Tahiti Here」的名義回到自己的家鄉教授舞藝。「Te Ori」是傳授、傳播的意思，「Tahiti」是大溪地，而「Here」是愛或是熱情。Anderson老師強調藉由內心感受身體的律動，因此以身體的舞動表達心靈上的快樂，即是我的教學理念。因為跳舞本來就是一件開心的事，Have fun是理所當然的。

我對大溪地舞蹈具有深厚濃烈的熱忱，也對自己的舞技擁有相當的自信，於是希望把大溪地舞蹈帶回台灣發揚光大，讓人們瞭解大溪地舞蹈的熱情，並且從大溪地舞蹈中體會到源源不絕的活力和生命力、在生活中感受歡樂。於是，與夏威夷的大溪地舞蹈老師討論後，老師同意並鼓勵我回台灣推廣大溪地舞，同時我也允諾老師每年回夏威夷進修2次、學習新舞，持續累積自己的能量。老師與我有著共同的夢想——分享跳舞的喜悅；藉由舞蹈來減輕壓力、強健身心；最重要的是學習尊敬以及欣賞不同的文化。

結合賽德克與大溪地 創南島樂舞新局

在半年來的大溪地舞蹈教學，曾受到自己原住民同胞的關心，關心著我為什麼不教授自己Seediq賽德克族的舞蹈，而去教其他原住民的舞蹈。剛開始我對這些關心感覺沈重而難以承受，因為我不明白「為什麼身為原住民，就不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就如同並非每個漢人都是跳中國民族舞蹈或是蚌殼舞的。我那時的心情是這樣的。

直到有天聽到，拯救輟學原住民學生所設立的一個社團，他們願意讓我去上課，教授學生大溪地舞蹈。不過大部分的學生是賽德克族學生，校方希望我們加入賽德克族歌舞、融合大溪地的基本舞蹈，展現嘗試結合南島樂舞和賽德克曲風的創新成果。聽到這個計畫，身體的創作細胞不自覺地活了起來！我發現自己找到一個結合自己專長和投入於自身民族文化工作的切入點，不僅能讓其他族群看到我們賽德克的歌曲舞蹈，加上大溪地舞步更能讓觀眾耳目一新。不僅學生可以學到新的舞蹈，而我也可以重新學習自己賽德克的歌曲舞蹈。



筆者於2010霧社文化祭演出。



姑牧瓦歷斯

南投賽德克族德克達雅群，族名Kumu Walis。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學士畢業。自2005年起即在夏威夷接受Hula舞訓練，並先後加入多個夏威夷當地舞團。大學畢業那年（2009）的9月取得Te Ori Tahiti Here Hawaii教室的Anderson老師認可，返台教授大溪地舞蹈。現為大溪地舞蹈教師，期許自己能在推廣大溪地舞蹈的同時，亦推廣賽德克的傳統歌舞。

夏威夷的南島特質 啟發習舞的人生

夏威夷求學的經歷，對我的很大的人生有很大的啟發。由於夏威夷的南島文化特質，以及夏威夷大學課程內容的多樣性，才使得自己能以對舞蹈的興趣為基礎，發展出我對舞蹈文化的認識，並且找到一條自己喜

歡又有意義的路。回到台灣成為一位舞蹈老師，我覺得非常地快樂，也感謝夏威夷這塊土地和這裡的人們曾經對我的幫助。我更期許自己，未來在我推廣大溪地舞蹈的同時，也能讓賽德克的舞蹈同時在舞台上亮眼展現。◆

